



五朵雪莲花

何英◎主编



◎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
▲天亮又天黑

◎陈莱
▲裸露的芒果

◎丁燕
▲新娘来到白杨镇

◎曾秀华
▲微小的老虎

◎王天丽
▲秋无痕

村

女性视角下的

术摄影出版社



五朵雪花莲

女性视角下的

何英◎主编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性视角下的村 / 何英主编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
美术摄影出版社, 2014.12
(五朵雪莲花丛书. 第3辑)
ISBN 978-7-5469-6168-2

I. ①女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08173 号

选题策划: 于文胜

责任编辑: 张莉涓

责任校对: 张莉涓

封面设计: 党 红

版式设计: 李瑞芳

责任复审: 王英强

责任终审: 于文胜

责任印制: 刘伟煜

书 名	五朵雪莲花·女性视角下的村
主 编	何 英
出 版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(www.xjdzxy.com)
地 址	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(邮编 830026)
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网 购	当当网、京东商城、亚马逊、淘宝网、天猫、读读网、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
制 版	新疆读读精品网络出版有限公司数字印务中心
印 刷	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 × 1 230 mm 1/32
印 张	8.5
字 数	121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6168-2
定 价	25.00 元

网络出版 读读网(www.dudu-book365.com)

网络书店 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shop67841187.taobao.com>)



五朵雪莲花·村

目 录

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

天亮又天黑 / 003

陈茉

裸露的芒果 / 059

丁燕

新娘来到白杨镇 / 087

曾秀华

微小的老虎 / 163

王天丽

秋 无 痕 / 221



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，出生于1961年。女，哈萨克族。新疆特克斯县人，出生于新疆北塔山牧场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、哈萨克族作家。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，中共党员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写小说，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进行散文创作，有《永生羊》《天狼》《蓝雪》等个人作品集及文学翻译作品集发表。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翻译奖、首届“天山文艺奖”优秀作品奖。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。



叶
尔
克
西
·
胡
尔
曼
别
克

天
宫
又
天
黑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叶森家的长子媳妇走向她家牛舍的时候，心里想着丈夫，还有她家的那匹马。今天一早，她丈夫就牵着马走了，现在应该已经到白桦林了。他去给度假村的一个女老板打工。女老板叫玛尔吉娅，是个单身女人，带着一个孩子，在度假村里开了好几顶毡房，取名叫桦林农家乐。但桦林农家乐的那些毡房没有一顶是她自己的，都是她从别人那里租来的。其中有一顶，正是他们叶森家的，几天前送到玛尔吉娅的农家乐支好。那毡房不仅从今天开始正式营业，而且它的主人，也就是叶森家的长子，今天也正式去她那里打工了。

叶森家山下有十几亩耕地，山上有上千亩草场，百十只羊，十几头牛，还有几匹马。每年夏天，叶森都带着他家老二，

赶着牲口上山，留下老大照看山下的十几亩地，这是老传统了，虽说这些年定居的人多了，上山的人少了，但是，叶森老爷子还是要上山。也说不上思想保守不保守，反正，他习惯了。这样，山下的事儿，就交给了老大。

事实上，这些年那十几亩地的一大半儿，也已经承包给了一个外地人。所以，好几年了，叶森家的长子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事儿做。他是个老实人，加上，叶森家的长子媳妇也是个老实人，日子也就过得老老实实。两个老实人在一起，也不觉得对方不争气，日子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。农闲的时候，两个人顶多照顾一下家里的那头奶牛，还有那匹黑马。

奶牛，是叶森留给他们过日子的。喝喝奶茶，酿酿酸奶，再存点儿酥油，日子也算过得不错。事实上，奶牛也用不着他们去管。因为，村里像他们这样的人家不在少数，大家都有地需要照看，又都少不了要喝牛奶。而且，这些年定居下来的人家越来越多，家家都有一两头奶牛。奶牛多了给大家都带来麻烦，不是踩了人家的地，就是毁了人家的庄稼，奶牛就得有专人来照顾。照顾奶牛的人叫热合曼，是村里的老牛倌儿。他在山上没有夏牧场，就在村里当牛倌儿。所以，每天早晨牛倌儿热合曼把村里的奶牛们一起赶到沼泽地那边去，然后村子里就安静下来。

奶牛们被热合曼赶走了，小牛们就得自家人来照顾。所



以，叶森家的长子媳妇这会儿就走向他们家的小牛舍。

她走向牛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很久。云已经在空中，只是，它们在村子西边那片沿天际而去的白桦林上悄无声息地升腾起来，浮在空中不动。云和林子挨得很近。团团的绿树，团团的白云，都软绵绵的，好像手工做的，也就越发使天空显得无边的广，时间无比的长，好像世界没有尽头，那村子的土街也就显得越发安静。

叶森家的长子媳妇进小牛舍去干什么？当然，也是要让它去吃草。它们是不可能和奶牛们一起跟热合曼出牧的。这是奶牛和主人之间的旷世协议，没有人知道这个协议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延续了多少个世纪。反正，早晨，奶牛们一定会出去，酿足了奶，晚上再回来跟主人分享一天的收获。

只是这个协议现在执行起来好像有些难。毕竟这是在村里边，不是在大牧场上，大家都住在一起。房前屋后，又都有人家的菜园子和牲口的窝棚。村子里的路虽说都是土路，但也有了规矩，不能让牛粪满地！况且，路边上都种了小树，就在路边上，像半大的孩子，被谁毁了都可惜。而牛倌儿热合曼已经占了沼泽地上那一大片草甸子，这样，村子里的牛犊子们，差不多就没有多少地方可去。村里人就只好用绳子拴住牛犊子们的脖子，在某块苞谷地或大豆地的地埂上，或白桦林荫下的一块草坪上，打一根小木桩子把它们拴上，等黄昏

奶牛们牧归前,再把它拉回来,拴在圈里的另一根桩子上就可以了。可怜这些牛犊们又正是孩童般的年龄,就这样整整一天都被拴在某个桩子上,而且还要等到晚上女主人挤完了母牛的奶,才能得点自由。哎,这也怨不得谁,人多地少,夏牧场和冬牧场都紧得要死,何况是村子里。

叶森家的长子媳妇拉开了门,红色的小牛犊子就低着头,向门这边走来。它动作看上去虽然有点鲁莽,呼哧呼哧的样子,却是很合作的。对一头小牛来说,出去吃草,肯定比关在牛舍里好。

然后,叶森家的长子媳妇就拉着小牛出牛舍。就在小牛出门的时候,一只小小的红蜘蛛像在梦里一样,挂在木栏上。小蜘蛛被一阵小风,从她家院门边的炭房檐下那根陈年麦草上吹起来。它只在空中晃过几下,就连蛛带丝飘到牛舍的木栅栏上。那小蜘蛛就像喝醉了酒,糊里糊涂晃晃身体,然后沿着细细的蜘蛛丝,奋力向上攀登,就好像海边收网的渔民。它的小眼睛一定看到了红色的小牛犊穿过牛舍。对它来说,牛犊的红色的身体一定波澜壮阔,就好像村子里的人常常看到的火烧云。太阳下山时,那火一般的云总是在西天际边,红成一片。

事实上,叶森家的长子媳妇自然不会理会一只红色的小虫子。她更关心自己的小牛,把它脖子上的绳子系好,然后拉



到它该去的地方。小牛犊虽然只有几个月大,但也算得半大的小子,拉动它也不容易。也巧,叶森家的长子媳妇是牛年生人,也是一根筋的犟脾气。

西边林子上空的云还在那里,长长的,好像手牵着手的手剪纸小人,有眼无珠的样子,还张着嘴笑,笑得一模一样。叶森家的长子媳妇就向那几乎天天能见到的云看了一眼,然后就关了牛舍的门。那不过是几根细一点的木头搭在一起的栏杆儿,有点像渡河用的木筏子,经常被人手摩擦,滑滑的,手感很好。

街上不见一头牲口。路面上的尘土被前日的一场雨水浸泡过,又被昨日的太阳烘干了。有车辙和一些牛蹄印或马蹄印,当然还有人的足印,都不太像样地散落在前日的泥泞里,被时光一点一点忘掉。那土路还是过去的土路,依然沿向村的边边,绕过最北端那户人家院旁的白桦树,然后掉进坡底下去了。坡下是一块巨大的沼泽地,土路掉下去也就掉下去了……村子里的人谁都知道,它依然会向前去,穿过沼泽地旁那片白桦林里的那座黑色的木桥,然后接到一条不太平整的县级公路,再然后就直奔镇上去。

按说,拴牛犊这样的事,应该由小孩子们去做,但是,叶森家的长子媳妇命里注定没有这个福气。她自二十岁和叶森家长子结婚十年,挤过那么多奶牛,拴过那么多只牛犊,但她

自己从不知道一个女人奶孩子是什么滋味，她没生过孩子。叶森夫妇曾想过让他们夫妇从兄弟家抱一个孩子过来抚养，但现在，抱孩子养孩子的事，哪比得了过去？只要某个头人发了话，就会有孩子过户到名下。现在，谁还愿意自家的户口簿上平白无故地少一个人。况且，真的要收养一个孩子，办手续还得费一番周折。所以，这些年来，她就像一个村里的小孩子，除了上学读书做功课，凡该由孩子们做的事都由她去做，有时候，想起这事来，她的心里总是有点苦苦的。或许，这就是她的宿命。

而这会儿，她的年龄才刚刚三十出头。如果是一头奶牛，正是最好的生育年龄。

叶森家的长子媳妇凭借她的牛劲儿，把那只小牛犊子拉到小土街上。走上乡间土路，小牛已经顺从了她，她却像刚才发牛脾气时的小牛一样，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，又咽了一口唾沫。小牛咽唾沫，是因为脖子上的牛绳勒得它难受，它必须用唾液来润滑被刺痛的喉咙，但她却是想借此把一段时期以来一直压在心里的一抹委屈咽下去。但是，她委屈什么呢？村子里的人，也许知道，也许不知道，也许关心，也许根本不关心，说到底，这是她的事。她必须时不时把这种感觉咽下去。

当然，这并不容易。这股长久以来的愁绪，看起来有些顽



固。自从它占据她心里的那一天起,就盘踞在她心里边不走了。就像西边树林带上的那片云,好像在卡通片里,就在一个位置上,不断重复和复制自己。就像日本卡通片《三千里寻母记》里那个顶着风雨去寻找妈妈的小男孩儿,被暴风雨梦魇着,既找不到母亲,又看不到前途。叶森家的长子媳妇读小学时,看过黑白电视机里的那个孩子,就是这种感觉。况且,就在她家毡房被送到玛尔吉娅家的那天,她梦见丈夫掉进水里了,是一片浑水。她和他一起到了一个渡口,准备把去夏牧场的羊群渡过额尔齐斯河。可就在丈夫与羊群一起渡河的时候,他滑进河水里,她就声嘶力竭地喊……

这使她预感到,跟她共同生活了十年的丈夫,也许正在远离她。也许女人都这样,她的祖母,祖母的祖母,祖母的祖母的祖母,都这样,一点都不新鲜,又古老,又原始。所以,这样的梦说给别人听,一定会让人笑话。但是,叶森家的长子媳妇,确实有点不能自拔的感觉。

她每天都想自己,想得很稠密。比如她想自己为他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。婆婆早年去世,公公也在几年前因脑溢血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,差不多花完了家里所有的积蓄。她嫁到叶森家的这些年,几乎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,权衡亲戚邻里家常,整整四年,她像照顾一个小孩子那样照顾一个差不多丧失了全部理智的老人……

总之，叶森家的长子媳妇觉得自己有些委屈。

她这样想着，拉着小红牛走到村子的土路上去。土路凝固着人畜的足印、车印，在叶森家长子媳妇的脚下向前延伸。它会在不远的地方拐个弯儿，然后掉下坡去，再进白桦林里去。小路掉下坡的那个地方，住着村里最大的奶牛专业户哈孜别克的家。他们家的院墙很高，是红砖砌的。他们家的大门也是铁做的，雕着花纹。他们家牛舍在红色院墙的后边，差不多挨着土路。叶森家的长子媳妇拉着小牛走过的时候，小牛就叫了一声，又叫了一声。那牛舍里的几头壮硕的奶牛，就慵懒地看看她和她的小牛，然后静静地反刍。叶森家的长子媳妇就骂了一句小牛，“你这个挨黑死病的东西，走！”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愤怒，或许她还想着丈夫现在已经在桦林农家乐给玛尔吉娅打工的事儿，还有他们家的那匹马……

在桦林那边，一年一度的农家乐已经开业一段时间了，跟去年没有什么两样。度假村里来的大多是乡上的客人，县里来的客人，还有地区来的客人。村里人一般不大去那儿。这些客人，大多也到玛尔吉娅的农家乐来，很少去别人家，因为，她的毡房都很大，经营得好，饭菜可口，不仅有大众饭菜，还有特色——烧红嘴雁。玛尔吉娅手下有一个做饭茶的小伙子，还有几个村里的姑娘。别人的农家乐都有人唱歌，玛尔吉娅



的农家乐不用别人唱歌，她自己就会唱，就是应付地区来的客人，她也拿得下，所以，玛尔吉娅的毡房农家乐差不多成了乡上和县上的定点农家乐。所以，玛尔吉娅也就很忙很忙。今年，她这里依然很忙。因为，她的农家乐越做越大了。如果说，她的生意跟去年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她多了一顶毡房，多了一位助手，也就是叶森家的长子。

叶森家的长子第一天打工，自然不会有太多的事儿做。事实上，农家乐的事儿对他还很陌生。玛尔吉娅倒是对他很客气，张口闭口都带着“您”字。事实上，玛尔吉娅确实也还没有想好让他做些什么事儿。让他做饭，肯定不行。让他洗碗筷，肯定也不行。到乡上去采购，做做粗活，可能还行，但那也需要一段时间。况且，这些日子采购的事已经做过了，暂时不需要。当然，他可以帮忙宰羊宰鸡，烧火什么的。但毕竟人家是第一天上班，她也就只能让他先多看看。

叶森家的长子牵着他的黑马来，玛尔吉娅就把那个做饭的小伙子叫来，向小伙介绍了他，还特别强调新开的5号毡房是从他家租来的，而且他跟她还是同龄人，希望小伙子叫他大哥，往后多帮着点他，那小伙子就笑着向他致意，然后晃了一下头，说：“这边请。”叶森家的长子问：“我的马怎么办？”小伙看看他，笑笑，也不说什么，接过马的缰绳，拴到一边的一棵小树上，然后，叶森家的长子就跟着小伙子到烧饭做菜的

塑料棚那边去了。小伙子刚才正在串烤肉，领了叶森家的长子来，就顺手拿了一条长凳，让他坐下，又让洗了手，开始串起烤肉来。

小伙子打开了塑料棚里的一台电视机，说：“新来的人，差不多都从串羊肉串儿做起”。

叶森家的长子就说：“这个，我会”。

事实上，他不会。这串烤肉儿的事，看着容易，好像谁上手都能干，可是要串出水平，也不容易。那肉要切得一样大小、一样薄厚，还要切得肥瘦得当，串得也要得当。不然，就会让主人赔本儿，而且，烤出来有的生的有的糊，害了客人。做饭的小伙子就笑笑，不说什么。叶森家的长子虽然人老实，但悟性不差。他一旦坐下来，开始真正串烤肉的时候，有点无师自通地想，自己要认真一点儿，别让人家看笑话，那手就笨笨的一片一片地串着。

几米远的地方，有个小孩子在玩一只小甲虫。叶森家的长子问，那孩子是谁，做饭的小伙子说：“是玛尔吉娅的孩子。”叶森家的长子问：“那孩子多大？”小伙子说：“今年秋天就可入学。”叶森家的长子还想问什么，话到嘴边，没有问出口。做饭的小伙子笑笑说：“大哥，您刚到，有什么您就尽管问，我能回答您的，都回答你就是了。”叶森家的长子就迟迟疑疑地问：“那孩子的爸爸是做什么的？”小伙子听了这话，反



问他：“你不知道这孩子没有父亲？”叶森家的长子说：“知道是知道一些……仅此而已。”小伙子就笑说：“大哥，不知道也罢。现在，谁还打听别人的私事儿，咱好好干活就是了。”

叶森家的长子就不再问什么了，心里倒是有些怜悯地看了看那个小孩子，而那孩子一直在专心致志地玩那只甲虫，他就不由得对这孩子的母亲产生了一份恻隐之心。真不容易。此前，他倒是听说过一些关于玛尔吉娅的事，但真正见到她和孩子，还有这里的一切，他只觉得这个女子真是不容易。但究竟怎么个不容易，他自己也说不清。

他往四周里看了看，电视机在播一部电视剧，是武打片，武打的声响在白桦林里荡漾。

白桦林里高大的树杆顶天而立，树叶在空中摇曳，空气无比的清新。他从山上带下来的马，就拴在离毡房不远的一棵树上。这些年，叶森家的长子不上山，它也不放羊了。他偶尔下地的时候，它也跟着去。那被放在地埂上的日子并不好过。叶森家的地种的是大豆。大豆一棵一棵，很不好看。地埂子上除了牵牛花和蒲公英，没有几根草。而它分明是在夏牧场上长大的，又正值壮年，毛色黑亮，调教得也很好，今天却跟着主人到这种地方来，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了。叶森家的长子看看它，对它也有一份恻隐之心。它甚至不能跟村里的那些牛一样，到沼泽地区享受阳光和湿润的气息。它要做的